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間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盧里移賚字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衛上雍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駭捷如風輪斂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持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時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

兀室婁宿曰我救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元拒之粘罕奮鐵搥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侵逼中京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幹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舟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人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

月彗星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鄉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離掌握慶裔不免於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獻詔立廟太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為從堂弟也胡人多髯雄傑有謀畧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兵起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

所為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
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
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离不不平等天會初封錫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曰二太子為
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
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
等州至玉田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
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
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
各一百萬匹及割山中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

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
幹离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
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王如何曰趙王待我尤厚
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
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皇悚而退
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
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淀
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
南征再圍京城幹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縱欲環城
列柵分地為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
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上遂止然主洗城者粘

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問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充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櫟於瘦孟遮道而獻櫟於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梳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敦辣駭云駭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殺也

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太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名而責之曰汝曹群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事即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术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

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兀朮與兄窩里温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既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朮所言遂已七年為右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陷宋帝航海兀朮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朮不得渡刑白馬殺婦人自及具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于六合時左監軍註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 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朮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郟城敗于柘臯乃始講和

而南北無事矣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朮為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于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

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元帝疎族于屬為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日晴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為先鋒徑進入新州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于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州

遇兀室軍戰於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教董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親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為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為右丞相建謀伏兵官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知數深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克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弇宇文語之兀

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速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雲誅于兩觀 兀室第三子捷捷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捷、承認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會元夕扶奴僕十輩入寡孀家蒸為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捷、懼法而驚遂矢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

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烏室為人稠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盤巫閣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 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水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為宋將張巖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巖時宋將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郡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
梟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西園宋京
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
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
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
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陷之又引衆攻秦州水寨張
敵萬為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擒九年居祈州請于粘
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
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
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即君吳天謀反
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
名勗字勉道後為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
親為將相離曷晚後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
離曷為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
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陳望黑峯之
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
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
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堂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
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陷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

兵攻宋仙人關為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
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
陷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折合孛董戰敗中傷退屯武功
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失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
誅死

窩里溫

窩里溫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
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幹離不死代為右副元帥是冬自
燕山率眾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眾渡河攻下
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溫報
粘罕共為之備宋師之北京之清平里溫撻懶復攻敗之

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溫請行
于是代粘罕為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猗等自淮陽分道南
侵舟師由清河陷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
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即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
里溫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
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俗呼孰女真如
陝西孰蕃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措盧母本無
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奩蘇閣立名曰思謀
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第石

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筭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於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又北人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克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元

朮渡江常為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為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渴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叛官官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敵所幸者南人未

知北間事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以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子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侍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異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古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謚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為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字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邳以詩撼劉豫、典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字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齊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潁州教官後仕齊人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任老人

郝侯

郝侯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

短白長紅一々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宴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租于官且約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為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訖者積年臺寺不為理又訴于晏之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

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叔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為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為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蘆州王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送錄傳于世

劉昂

昂字子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人輕便巧麗羞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考

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躰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々兩三峯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長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寔昨夜蕭々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不決可者論議之際時相

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子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自見楊雲翼耶興定未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為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絀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族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

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藁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名捕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脩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章宗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優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辨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生大悅凡貢所平及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為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殺勢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官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閑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筆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三年進士為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複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右人風任

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
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
為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
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即日遇害時年三十六
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
鳥亦悲人以為識云

馮壁

壁字叔獻永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為曹郎宣
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州府宿則總帥殺
勢焰之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
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節慶使

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
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
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于世者最
多北渡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王

王字溫甫其先相州其後北遷為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
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
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泰
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
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
西帥司檄王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塲買馬

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可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王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永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群小獻諂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憇于黃峴峯之萃美堂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誠可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
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
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章宗大奇之弱冠住太
學有教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
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
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
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高庭玉

庭玉字獻臣恩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朝王甚有時名
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祐初自左右司郎
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興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
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庭玉謀已乃以通
逆訊之庭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
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庭玉庾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
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大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
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德軍節度使召為大
興尹拜叅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
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躰有敦龐者
艾之日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按撫山東便宜
行事未幾得諸薨謚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庭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定足矣少喜詼諧及在相位未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知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為平陽即度移知河

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養病之地其為國之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朝胡沙虎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弑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監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

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節軍度使雲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瑱時判州事聞於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曆數無不精究嘗以卿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為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王予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于佛前則諦摩龍什於道則騁天玄俊於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為翠屐面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

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蛆蠱狼藉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啣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館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館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猷甫

猷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精於左氏及地理之學為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仲有口辯馮無

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足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忍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房夏國君臣無有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提帥經歷尋辟長安令人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畫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托宿及懷

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
詩酒自娛箏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咸陽
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
是夕有夫星隕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謚文
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誌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為失新奇
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
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
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顏守貞可
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
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謗訕免官起為同知岢嵐州轉北
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喜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
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古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同
修國史知集賢院門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
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
謗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使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
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楚國張邦昌錄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滄州教授
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
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啟邊釁邦
昌無所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
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帥既破京城勒令別立異
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金
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
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
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

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
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
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人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
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
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還
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
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
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
如織申劄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
詣尚書省百官敷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
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

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
衛亦同宿直金帥命勸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不食者四
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
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
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行
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
一城耶遂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即皇帝位是日
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
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為首被誅初七日早百
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
為昏曠欲仆立馬少蘇復踣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

下馬入幕次援勳有金國魯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
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邦舞跪
受冊寶冊文其略曰失德者亡天命寔假于我手當仁不
讓曆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即皇帝位國號
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
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
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
班賀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
官遽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
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玠功陞正任觀
察除殿帥大抵徃來議事者并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

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
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
公且權立相公他日為伊呂為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
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冊立時百
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玠儔輩欣然若有所得
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兵火諸
公橫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
之夫聖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為應今後有自內傳
出者為中旨有面得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宣旨邦昌每
日子迎陽門上罷去闔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
上對坐議事詔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

伶人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蒞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群臣

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銷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借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州方邦昌抵敗所寓居潭州天寧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礼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与差遣遂出為兩浙察訪抵真州妻喪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懋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欵与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

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生罪金師侵山東豫遣
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即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
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
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從東平
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
晤左右喬思恭送厚俾說晤反晤屠之天會年間濟南有
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
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
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賂粘罕左右求
贊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說辭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
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

士張浚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
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紱立
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
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
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侍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
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
守王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以
歸德為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
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
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
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身是時金師南侵

回俾李鄴李休李儔鄭億年臣於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五厘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晉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休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獲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

市民亦各籍為伍軍單丁夜巡獲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破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徒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僧道捧表請徙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齊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

大恐豫曲赦以安之遂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第益為京兆晉守 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爭兵權幕府從事皆鬪兒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色已無主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 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畧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荅滅二年磨勒 西京兵士賣玉注與椀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葬山陵及金人葬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葬民間埋窖

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一 清宮 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李休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誦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剛修什一稅法大畧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并元一窮蹙 九月學士稅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靈宮得真宗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九月手詔誣汚南朝其畧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謀一統之地其淪陷不忍用兵且莫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蔑弃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辭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共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其兵還定

遠一宿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二月改什一法行五年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梅冥八月麟出獵陳苗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

覺悉斬於汴京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寧軍十月

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極降五官為魏州監酒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卨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九月以許清臣權大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

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猷統之西路
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閔師右輩皆在麾下
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佳泗之役軍之始行也臨汝
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
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兩
船七百隻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
不勝計於是廢猷為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為東路守
以妻弟翟綸為南京留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群梟鳴於後死又有鳥數千鳴於內作
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
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挾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

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併力南寇
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德府報喜旗到稱江南
副統制鄴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
部侍郎叅謀李師雄充接納官 九月十二日到京以瓊
鄴為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
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斬賞後軍統制
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
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隕不覺失聲曰齊帝星隕
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捽拽赴劉
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德麟奏其佯狂士子斬於汴
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殺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

金主廢豫為蜀王 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
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承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為鄰壤之
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
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令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
為寧負爾君母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
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改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
其罰已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弃而何凡尔臣民當躡至
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王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
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韓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朮
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令馮長寧酈瓊等條具南宋將

欲進取事迹聞于金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
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
麟單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濟滑
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
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
都統入大內邀福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
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
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
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
放五厘免行錢散鄉軍殺貌事人教尔百姓快恬尔舊
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礼料庫如候湜為長葛令有八已賍萬餘緡事黷知不免以女進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剥百姓下至娼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

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歡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光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田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
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
夜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宴乃通鄰貢歲幣
以交歡馳星輅而誦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火造
于宋也不圖爰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怙亂反義為仇譎
紿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誦令滋章紀
綱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
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
無道于前子復無斲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

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臚謂
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今者
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初厥誠非貪土遂命即府與衆
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
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寔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後揮
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
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奠冊命爾為皇帝以援
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
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脩爾勿疲于述朕問音
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
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

賢不守其子有位可不慎欤予懋乃德嘉乃不績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

若曰朕聞公子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我在救民迺知王
者為道器威罰既已殄罪位彌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
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
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氣既掃區宇式寧越有
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滄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
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
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躰式示涵容

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
之藩隣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昔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
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敷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狀不改偏師
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
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
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
誌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
玄鑒京城推破鼎祚淪亡無并兩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
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據
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
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雖濟人豈

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福于此可知乃遣重兵
連年討捕如間遠竄越在臯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惟
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天京東
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
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
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知亦奚
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
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狀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委
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尸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
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襄救亂之謀安妥扶危之策使民無
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負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

務微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四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工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望紱寶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躰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折惟天難謀惟命靡常願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緡五子四百萬疋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寶數

金國取去大宋印寶

皇帝殿玉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金九

御前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下省文字

御前之寶御宣

御前錫賜之寶

印賜月茶葉合

書詔之寶 印詔書

皇帝 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調表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諱

鄆王楷

夫人宋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祀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京 夫人邢氏

初王橫 夫人曹氏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祈王櫟 和王棫 信王榛

未出閣

安康郡王握喬貴妃位

嘉國公椅任婉客位 建安郡三橫任婉客位

溫國公棟好小玉媿 瀛國公樾喬貴妃位 相國公榘王貴妃位

昌國公栢王婉客位 儀國公桐大王媿好位

韓國公相閔婉客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曾寅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崇德帝姬都尉曹成 茂德帝姬都尉蔡偉

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方 洵德帝姬都尉田丕

順德帝姬都尉向子方 顯德帝姬都尉文彥劉

未出降

華福帝姬喬貴妃位 惠福帝姬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王婉客位 純福帝姬小王媿好位

寧福帝姬崔美美人位 永福帝姬崔美美人位

柔福帝姬莘王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閔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僖

越王侯

吳王佖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字萌未極母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離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皇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師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宋京城當陷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

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因初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于中原州縣解字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還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又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有訟

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廷之禁煬王弒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有城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之之中門唯車駕出入開西偏分復隻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為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大廊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米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

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三門其正門四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灑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築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為門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門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即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鬩飛規模壯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槩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裹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八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石昇龍門此兩門通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有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後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築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畫小龍用拱斗闔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

絲經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堦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此門東西兩扉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廷中東一鍾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隆德殿規模即宋延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舡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窓戶意謂必宮人居于此非內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內宮墻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間過

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小碑刻敕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後挽水上水自上流下至荆王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大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啟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暉映不中勝言出啟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

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復出此宮
即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右待漏院自五門望
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
南一大門即大廊門內三門上並畫螭龍殿宇二十五
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
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畫榜金國祖宗謚號每
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邊一室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
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
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壇周
圍皆墻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
有改更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
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
若七世之祖未脩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我金
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海陵王徙燕丹起太廟標名曰衍
慶之宮奉安太廟太祖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大
聖皇帝楊剗追尊遠起自九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
祭祀之也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王徙燕始令司大
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
谷曰龍城寺峰密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

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以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從造築陵于西南九十里餘大
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
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制度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
冬十月海陵從之詔若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太樂具九節
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陵晨
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書衣執旌幢斧鉞階蓋羽扇目內
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
馬近御座衣玄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路九龍御座至廟禮
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世宗立因而行之

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合在內廷間或遇雨雪雖
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
中底弩手緞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
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道詞曰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
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
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
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
執旗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緞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
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緞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

以真錦圃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奉脚幞頭護引而前皆
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
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弓矢並馬而
行納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維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
執之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校領之馬
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無弓矢而腰以
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道退或乘步輦或乘馬臨
時取旨其上張蓋表裡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
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柁棹隊數千隨焉

